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蟬史 卷之二十 少目醫終開盲鬼目

能窮二西之心，或被天神鑿死；不識一丁之目，如將佛寶裝成。求醫於攻木之門，固知相悅以解；執鬼在餌金之舍，亦恐其傷實多。萬赤所煉六六冰炭之圖，以子為炭，以午為冰。午位火神死，則有冰之用，失炭之體。張許所領萬人，鼓勇進搗，戮四火神。辰戌丑汝，俱為死土。萬赤遭知古鏡傷，挈朱旗行坎地遁。小武知萬赤神兵不利，自引瀉老、沫老、網山人、儂山人，以引伸遁甲兵來攻，計二萬一千人，實則三千人也。圍張許數層，張謂許曰：「爾我為國統帥，義不可辱，盍自決乎？」許曰：「昔吾與史都督為靑氣所俘，賴小軍使策救。今雖力戰，死晚矣。君可速去！」張復呼曰：「然則俱死耳，懷亮可獨生耶？」忽矩兒飛入陣中曰：「斛斯賀蘭兩公，俱頓兵深谷中，命吾援兩都督出。」張許從之，奮死力鬥出，萬人折其大半，才四千餘兵耳。

張許見兩公大哭曰：「王師略盡，吾二人不得復生。請死上前；則朝廷知不為賊害也。」大罵：「蔡小武眾僧之兒，元緒之裔，生不能戮汝。死必報焉。」掣佩劍各自刎。斛斯大驚悼，掘兩大樹根埋之。時神策兵尚六百餘人，合滇粵兵剛半萬，一時深入，黔餉不至，斛斯亟以為憂。矩兒進曰：「谷北小徑，接沅陵大市，三縣賈人所居，兵食可恃也。」斛斯歎曰：「無白鏹安能易粟哉？」矩兒曰：「是又不難，出璜兒所攜會子以獻。」斛斯曰：「頃奉內廷諭，軍中可用會子，即此物耶？然吾未敢信。」矩兒入大市，以會子糴米，賈人皆喜曰：「此王屋山下卜家會子也，安得至此乎？」珍重收之，自運粟至谷口，徑不及三十里，兵遂宿飽。期明日，小武兵退去，斛斯命求張至，移營就食焉。

是夕，賀蘭疾作，有老鴟四五叫谷口，聲甚厲。木蘭密語斛斯曰：「漳南郡公，前夜元神已出舍，現其形為巨豹，鬼車隨之，恐不出三日，大星將隕矣。」斛斯泣曰：「若彼去，吾安得存？」因廢食。惟日沃酒數十升，與求張矩兒，披《四靈圖》以消愁日，待考終而已。至第三日，賀蘭力疾起，持弓矢上岡頭，望賊營遙射，誓曰：「觀不能平黃苗而淹死於是，此箭不如一蒿，箭有靈者，為觀著賊一人死。」引滿發之，一苗目巡山，貫頰而斃。黃苗大驚，視其箭，知賀蘭未亡也。小武謂萬赤曰：「吾自引兵賊斛斯貴賀蘭觀之首，太附丞自擒鈿江邊敲鏡之人。」萬赤許諾。小武引輕兵劫漢營，適賀蘭氣絕，軍中買口具甚小，幾不容偉軀，斛斯號泣殮之。黃苗掩至，斛斯亦臥病不能起。璜兒投一握絲化為帳幄，置斛斯其中，如城郭堅不可犯。木蘭呼鱗甲士百人，奮神力擊黃苗，死者枕藉。矩兒飛一椎中小武頭頸。小武引元武小旗護之，得不死。其瀉老、沫老、網山人、儂山人，仍畏璜兒法物遁去。小武之引伸遁甲兵始敗歸，然漢兵半萬，僅存者三千餘人耳。璜兒收幄，視斛斯固奄然一息矣。

後三日夜半，有鼓吹起於空中者，木蘭謂求張曰：「酒星將復躔次，其從者方來，人世殆不可挽留也。」斛斯聞言起坐，與求張訣，大笑呼三大門，吸盡而逝，鼓吹聲始寂然。軍士以無告，木蘭曰：「斛斯公自有仙輿，非凡物所能載。」乃拔劍斷地咒曰：

仙輿非真，玉棺非假。驅策斯來，咈咈使者。

山石裂處，一玉棺自下起，如有物挽扶者。剛置斛斯及其冠履，不失尺寸。求張曰：「有棺無蓋奈何？」矩兒曰：「頂上有白雲下垂，即棺蓋也。」果一玉蓋合棺上，旁更無縫。求張命軍人昇歸沅陵。木蘭曰：「人間無埋玉棺地，天帝自憐之！遭六丁來取，軍中不必多此一事也。」

及夜，復聞鼓吹聲，天明失玉棺所在，其賀蘭之口亦無蹤。木蘭曰：「賀蘭亦天神，以其時屍解去。豈受世人葬送耶？」璜兒曰：「瑪師等三人隱鈿江中，想婁萬赤必不忘情矣。盍覘之？」木蘭曰：「要不免為累耳，我豈忽然乎？」於是求張自以三千餘人守谷中，待朝廷將帥。木蘭及矩兒夫婦，至鈿江邊，不見一人。惟破道院中，縛一人於竿上，下有二鶴，俱羽毛脫落，病且不振者。木蘭謂矩兒曰：「被縛者瑪師也，病鶴則針砭二師也。然萬赤之術神矣，我何能為？」璜兒曰：「解縛者問之，稍得其故亦可耳。」木蘭投竹枝至竿上，化神鱗解縛。其人墜下，視之固知古也，但目瞬而無言。璜兒出玉針刺其腦，哽噎而後言曰：「知古死久矣，不謂復得相見。」三人訊所由，答曰：「我敲鏡後，萬赤墜地。已謂功可驟成，針、砭二師，謂萬赤必不死，當復來報，授辟水法偕匿江底避之。凡一晝夜，忽為巨網所曳，殆取冰織絲為之，二師化鶴飛去。吾無計得脫，為萬赤所擒，轉敲吾鏡，墜所化二鶴，又變污池為道院，懸吾於竿，擲病鶴於竿下，遣惡神守之，恐偵察將至矣。」

語畢，兩怪鳥如電，瞥下院中，引吭長鳴。一火雲飛至，中一人即萬赤也。敲知古鏡背。木蘭三人俱坐地下，萬赤持劍下切。木蘭陡出盒中靈雀放之，啄其左目。萬赤倒地，璜兒出白絲神絲縛之。矩兒奪還知古鏡，木蘭發霹靂擊之，萬赤化為凝冰，如重凍合。兩怪鳥被擊死，皆鳥首而人身。知古取鏡向兩病鶴微幌，鶴為二師言曰：「莫幌，復我相者待我師來。斯時則人化於物也。」矩兒自以椎齧冰，則鑿空而身陷冰內。鶴為二師言曰：「此小軍使應有之厄，員小夫人守之，酈真妃可往壽州求救於老師矣。」木蘭以靈雀盒授璜兒曰：「以此防賊，雖冰炭相濟為虐，妹勿憂也。」璜兒自與知古守陷冰之矩兒，及二師所化之病鶴。木蘭騎竹枝過洞庭湖，小憩岳陽樓下。時已曠黑，有人賽其裳小語曰：「鄭仲離盍拯我？」木蘭就視不見，問曰：「汝何人？」答曰：「吾故解魚也，記在顯教島中，曾荷提攜之力。今游醫之，目愈而後幽明兩途，各利攸往也。否則以盲鬼累君矣。」木蘭曰：「今與汝約，以明日遍訪岳州城中，不得少目人，則攜汝北行也。」魚應曰：「諾。」

明早，木蘭變為鄉民，呼魚魂入袖內，攜進城中物色之。日將夕無所得，忽岳侯河前，行者泉流，立者山峙，傳觀異相。入視之，則三日童子也。木蘭歎曰：「少目者難得，多目者易逢，大是怪事。」出人叢中，轉十字衢，破垣上榜謠詞曰：

省得天醫治魚目，頭顱如豆量大斛。

師皇馮卜定中原，九首無家金狗哭。

木蘭早已神悟，見道旁人家，蘆簾書數字曰：「省老翁理陽內陰症。」即啟啟簾入。此老翁方臥而呻吟，問其小徒曰：「客以魚來乎？」對曰：「然。」木蘭叩以陰症何方可治？老翁曰：「非夜深不能為役。」魚魂在袖中低語曰：「醫吾目者，即此少目人矣。」過二鼓，老翁命秉燭坐起，木蘭視之，翁僅一目耳。請陰症人出，木蘭展袖，解魚現其形為小盲子。老翁曰：「魚兒死王事，數不當溺鬼中，須以神目補也。」向空吆喝，得碑磔二枚，塞腔子裡，漱液噴之，魚魂豁然。眸有光炯若，謝木蘭及老翁去，即沒其形。木蘭曰：「請以何物相勞？」老翁曰：「吾奉帝命者，義不取酬，敢告真妃，鬼目化為神目，賊心誅乎道心，此治亂關頭也。天下將太平矣。」言畢，復擁被臥。

天明，室中虛無人，知為天醫托跡矣。木蘭急叱雲馭，還睢陽大營，告甘君以王師失利，斛斯生天。無不悲悼。都毛子以楚王令，取豫州有罪者三百名為兵，合餘丁共九百之數，九營各置百人，拔其上勇有謀者六名為將，不足三名，以慕煒、常越、沙明隸之。師伏虎教必勝兵三百人自率之，前後接應。皇甫仲弓，潛往洛北招徠難民，行排解之計。先

是滎陽紀信祠，香火無間帆時，神簽靈異，至是仲弓易其簽詞，吉凶皆著惠迪從逆之意。得吉者，許赴司州，持簽詞領官會子銀若干，另授機密。得凶者，殺賊轉吉，拒賊免禍。旬日之內，赴司州領會子者，卜又長皆給之。各予錦囊，皆摧敵鬥賊諸策，若是將及萬人。殺賊以首級報者，亦依上賞，若是亦數百人。馮軾徑投汝南第一斗主人，名大乘元氣宰，自稱百十三歲老人車式，從中條山來，應門數。大乘延就上坐，問以門運何如？答曰：「是門也，取無禁，用不竭，古雲天下一石，君得其八，非今日事乎？」大乘再拜問曰：「吾進退惑於異說，有攜貳去者，奈何？」軾曰：「捕而誅之，使知所儆惕。」大乘又問曰：「吾元氣宰三十五人，星羅棋佈，不受約束，又不相救援，奈何？」軾曰：「合而聚之，不使離主寨。」又問門粒民進退無紀，惟掠村落富家，奈何？軾曰：「設立兵制，亂者殺無赦，就糧於城中，不許野掠，此規模至要者，可不講歟。」大乘甚悅，拜軾為大進退丞。軾命屏左右言曰：「外間傳聞魁杓招搖三先生，皆有異志。然乎？」大乘曰：「彼三人者，嘗告吾無與外人語，吾不能從之，

要未見其志有異也。」軾曰：「幸主人聽我外人言，得悉其奸狀矣。」出一書於袖中，乃魁先生所上楚王者，大秉驚絕，詞曰：

新野民人單庶等，敬謹恐懼，自首陳情，惟王昭察焉。民故諸生也，以事被擒，就餼外邑，中途為五斗賊所俘，授以偽職，名進退丞。予以偽號，名魁先生，夫奉賢聖之教，生明良之時，所學以涉他途，靈台已壞；竭吾才而修殄行，法網焉逃。竊見神簽示戒，已知妖幟凶凶，謹偕同志民偽杓先生伯東，偽招搖先生仲若虛，並所部裔從鄉人。昕夕伺隙，後先投誠，生則免遭鐵鉞之刑，死而不棄祖宗之墓。

大秉手足俱戰，問軾曰：「先生何處得來？」答曰：「吾中途遇魁先生獻書之人，同止宿三日，以計餌其書，旋以假者易之也。」大秉再拜謝，復慮曰：「彼三人皆得張老師真傳，吾召之來，亦無如之何也，又奈何？」軾曰：「俾之專攻甘鼎營，不與相應。如不勝者，毋得相見，則彼必敗亡矣。」大秉盡依其言，令門粒民據城郭就食，各置隊伍長，違令者誅斬。將及百人，門粒民散者十之二，其進退丞有不聽調者，縛至亦斬十餘人，各率所部就撫皇甫仲弓者，又數十人矣。門粒民散者將及半，又召元氣宰，不敢至者二十人，其十五人咸聚老寨，奉軾若師保。檄三先生進帳，見軾頗不為禮，軾以目視大秉，各匿笑而不言。大秉曰：「甘鼎列九營以援四面，實為門師之梗，非三君不能破之。」魁先生曰：「鼎兵方盛，輔之以鬼仙劉淵，吾輩敢死且不暇，敢言勝乎？」大秉變色曰：「不破甘鼎，則降楚王。惟三君所欲耳。」三先生曰：「主人何言之也，必欲驅我三人於死地耶？」十五人咸勸駕曰：「大功之成，須用激厲。夫子勿勿勸諸？」

於是魁先生三人，各引百人攻甘君後三營。慕煒見門幟，引兵出門，魁先生佯敗走。煒追之，忽已不見。煒知有異，下馬倚戟左右射，突出兩將接矢反射煒，並中其肩。煒大叫，拔劍自殺。杜承隲在軍中，聞變號慟，魁先生率門粒民數十人，揮刃徑進，豫州罪囚兵力戰，盡斬之。承隲挺身犯難，魁先生以神索曳之行，遇必勝兵奪之去。杓先生戰常越，亦詐敗走。常越不追，招搖先生左臂為沙明所刺，兩人所引百人，多被俘斬，餘者皆散走。獨魁先生勝數人耳。歎息謂兩人曰：「吾三丞死期促矣，天地雖大，將何所容？」一漢將匹馬來刺，魁先生一錢擊之倒地。杓先生斲之，即鄔鬱也。師伏虎至，亦為錢所擲，坐地不起。杓先生劍下，其頭頸錚然作鐵聲。劍撇去，杓先生手如僵木。招搖先生投一爛狗皮，聞者嘔噁。伏虎為皮所蒙，竟委頓矣。六營大將來救，猝遭錢擊，無不狼狽去。

木蘭引女將至，爛狗皮復投。木蘭呼鱗甲士裂之，魁先生連擲四錢，木蘭亦坐地。慶喜曰：「何錢之累人若是！」取白羅巾裹之。錢自入內。魁先生呼曰：「速歸侍張老師。」言訖，三人俱不見。甘君乞木蘭脫師伏虎狗皮，須臾亦裂。伏虎曰：「惡物逼人，消去數千口氣力。」木蘭曰：「此妖人所煉地骨皮，能破仙訣，況後天精氣乎？」慶喜視其所獲錢，五色金氣皆備。木蘭曰：「斯錢若非少主之帕，恐帳中道術人，皆為所束縛矣。」甘君問之，答曰：「昔軒轅道成，丹鼎結為此錢，不待漢徵紀年，始具形質也。放則滿屋，斂為一文，重無以加，仙佛亦為之折服。」甘君曰：「吾乃知喜獲通寶之文，於茲始驗也。」還帳中，承隲以慕煒自殺告。常越亦報鄔鬱死事狀。甘君泣曰：「慕煒一人誅青苗蝗蠹，未封侯遽死。鄔鬱自偵探黑魚頭老魯以來，深得其力。今為妖師所害，不亦悲哉！」劉老師笑以手指向外，獷兒牽魁先生三人自外人。告甘君曰：「世治知三賊將遁也，化為張山人之形，懇道旁援之，於其四體投地也。則繫之而已。」

甘君大喜，設慕煒鄔鬱之位，瀝三先生心血祭之。始懸其首，大秉聞報，謂軾曰：「今始去其疾矣。」軾進謀曰：「向聞門師黎亞瑜，神力不亞張老師，何不促攻壽春，以誘甘鼎之師出援。吾全軍俱躡其後，圍大梁以攻楚王，河南地可奄有也。」大秉從之，檄黎門師攻石瑯，自以十五真氣宰所領門粒民，尚十餘萬，直趨大梁。黎亞瑜見檄至，歎曰：「時未可也，毋乃速吾反本乎？」仍建門幟，率數千人駕呂公車攻城。石中丞大驚，遣飛騎告急九營。忽見前病叟扶杖入幕，恍知其劉老師也，頂禮陳訴。劉老師曰：「賊全夥窺豫州，速甘總帥援兵還策豫。毋貽楚王憂，此間黎門師，吾自易辦也。前所斬真速祿賈威武之頭安在？」眾曰：「懸戰門！」劉老師先取兩竹枝咒，即為人身，命取兩將頭置竹枝上，授以兵械，分領五十新來罪囚卒。開門出門。眾視之，儼將軍而非斷頭者也。

劉老師亦隨出，是時呂公車所燃火炮，噤無聲。罪囚卒從兩死頭左右衝擊，無能御者。門粒民大潰，盡數擒戮之。黎門師化為柳皆木之形，登城指揮縛賊。眾從之，縛真皆木，其形即黎門師。石中丞命置檻車中，真皆木作齧鼻呼曰：「台是柳，非是門。」軍士惑之。劉老師扶杖至，徑擊偽皆木，即大笑，復黎門師本形而去。檻車中亦復為柳皆木，石中丞命脫之，慰曰：「無妄災非吾所及知也。」劉老師命埋真速祿賈威武之頭，焚其竹枝，自曳杖出城，見黎亞瑜僵死樹下，咨嗟久之，執其手泣曰：「壞仙不化，如大道何？」腹中有小兒語曰：「請以劉王之掌雷，劈碎幻軀，則真元出矣。」劉老師作贊曰：

黎禮立，急啟辰犁，於戲黎，南無。亞啞野易，石惹耆射，於戲亞，南無啞。瑜喻宇越，闕矩扈烏，於戲瑜，南無喻。

發手震五雷，擊其四肢心腹，碎如風籜，頂骨綻裂。一小兒不盈尺，黃衣跳舞，謂劉老師曰：「記五百劫前，我恐王之不仙也。自鬻肢體，今王恐我之不化也。特舍龍雷，亦足以相報矣。」湧身入青冥，其屍亦亡去。劉老師還赴大梁，甘君已統九營兵，環列城外。乃扶杖立雲際。謂甘君曰：「壞仙已化，其徒盡殲於壽春。此間有都君，早晚即大定也。吾將南行，策冰鶴之厄。」言訖，橫其杖騎而去之。甘君遣使問道入城，告楚王以劉老師之言。都毛子剛在坐，言於楚王曰：「甘總帥大兵必獲全勝，願自率輕兵入賊中，救老友馮軾。且與鄔鬱離樂世治，收渠魁張匪也。」楚王授以新兵百人，毛子曰：「此之謂多矣。」乘夜出城，以百人劫賊營。大秉問計於馮軾，對曰：「中夜有警，主人宜靜，吾步出帳前察之。」十五人皆惴惴稱善。軾自籠一燈，朱書「長樂」字，出帳前，毛子為隱語曰：「長樂老亦老樂長否？」軾會意，答曰：「子都公固公都子也。」毛子徑曳以前，負之而出。百人奮勇擊賊，各得勝而還。毛子寄軾於城外山寺，以秘計賊函，射書城中，自率百人去，眾不知其何為。王師劫營已出，賊中尚喧，達旦始定。十五人與大秉計曰：「豫州兵少，盍乘夜蹴其外城？」及甘鼎來救，我已得內城也。」大秉深善其言。

迨二更，銜枚至城下。初若不設備者，施一駕梯，蟬聯魚貫而上，守陴卒皆奔走去。大秉竊謂楚王誠不能兵，內城可反手得矣。時甘君在帳中，先已受毛子密計，至是謂周浮邱曰：「毛子果算無遺策歟？」浮邱曰：「賊已取外城，墮毛子計中矣。」由是反圍賊於外城，與內城消息殊隔。木蘭與獷兒進曰：「平妖不厲以術，然不得已而用之。吾兩人請以夜靜入外城開門，延大師入，諸門可碎矣。惟愚民何罪？以裔從而為玉石之無分，又非盛德所宜有耳。」季孫曰：「以術來拒，則就誅之；蚩蚩者氓，縛而釋之可也。今日多戮千百人，初不介意，國家元氣，或隱受摧殘矣。」甘君贊美曰：「仁人之言也，戒軍卒勿妄殺，違者功不抵罪。」

是夜四鼓，甘君九營之卒盡入外城，偽進退丞多役使神鬼來拒。木蘭獷兒悉破其術誅之。十五人俱就縛，大秉遁去。楚王開門出勞，甘君建言：「有籍可歸之民。俱令郡縣收畜，有不悛者，斬而後告，餘以隸軍伍，十五人煽亂。宜守磔之，懸首於市。」楚王皆從之。大秉竄還故昆陽城，其黨二十人召不至者。尚棲於是，將合之犯宋鎮，過睢陽甘君舊營，窺營中虛無人，權就屯聚，師伏虎將百人出。盡斬二十人。大秉以數十人掠村中，村人攜鎗以門，悉斃其眾。一士人擒大秉，乃都毛子也。蓋預籌伏虎不擒獲大秉，必竄至此，故飾村人以待也。毛子解大秉赴豫州，未及三十里，一村學究出於道旁，睨囚而歎曰：「吾弟子誠儒，遭毒手可憫也。」指後一人曰：「當代師兄。」其人入為囚。大秉即出，毛子知其為張匪也。拱手曰：「張三人已遭天誅，尚作師弟作烏之戀耶？」學究即返形為張匪，赤髯如虬，豎目成電，大罵曰：「都元不知人事，安識天道？遽向老子訕謗，當遭武士拔舌。」毛子叱百人以矢攢射，匪坦巨腹受之。矢入如投壺，丁丁作擊。毛子自發一矢，匪張目吞之，吐出為小弩數十，還射毛子。著體如毛。毛子瞑目不動，匪拔劍來取，百人競以刀斲，其身如敗鼓皮，不可入。匪以劍劈毛子，自首至尻為兩軀，面目手足各半，心亦半包絡，腎腸迸裂而不出。匪方駭異間，一小道士從地下墳起，推毛子兩半軀喝曰：

曰：虎氣龍文，萬質萬分。琳宮珠塔，一真一合。天雞凌晨，昂官欠伸，吾師無著天親。昇爾仙身佛身，天戀神戀，三萬六千塵不變。

喝畢，毛子軀複合，小道士即獷兒也，倏已不見。毛子笑謂曰：「山人用劍，能豎而不能橫。豈高手哉？」以袖匝大秉於

地，立斬之。大乘之頭，齧匪左足，趾破流血。毛子因而截之，左足斷。匪大笑，引劍並截右足，乃以手招黑雲，坐而起。毛子曰：「山人以云為足，我獨不能以水為車乎？」指坐處有水上湧如輻輳，踏之而行。匪至黃河邊，雲忽墮地，是木蘭為漁婦，以雲筐收之。匪懼為所執，躍入河化王鮪，雜魴鯉行。毛子自化為網，乞木蘭舉之。俄頃而獲匪，木蘭自去。毛子化臂為鐵，貫匪琵琶骨，匪兩足依舊，步如飛。毛子牽之而笑曰：「山人可復活否？」匪曰：「吾自不欲活，如大宗師何哉？」匪濫捷，毛子殊不勝步。忽獼兒來前曰：「世治代都君繫之。」自化其臂以牽匪，出毛子所化臂。匪曰：「以一人之足，役兩人之臂，老子實歉心焉。」獼兒曰：「以千萬人之力，致一人之頭。且不惜也，何況兩人臂？」

入豫州城，觀者填衢巷，或曰：「彌天罪犯。蓋世妖邪，動三載之戈鋌，竭數州之膏血，其腸毒，以斃狗；其肉腥，以供饑鳴；其皮骨詭怪，以媚猖神，厭瘴鬼。」匪應聲曰：「但老子不死，君輩可憂。」至楚王前，毛子暗布天網。獼兒投匪於地，匪立而不跪。訊之亦不答。命鞭之，則入地不復見。王大駭，毛子曰：「無妨。」歷一時，木蘭縛之進。王大怒，命速斬之。頭甫斷，復上其頸。呼使攢刀斲之，刀入仍出，皮肉如故。王有憂色，毛子曰：「請宣阿修羅王之女至，則匪不得不就戮也！」王命甘君速召慶喜，匪仰天歎曰：「苟非其人，吾輩孰治，嗚呼死矣。」喜至，投白羅巾於空，匪頭遽墜落，體肉皆縷切，兩足自脫，乃以野獸蹄續成者也。送匪首至京師，為平五斗賊露布。毛子以四友辭楚王，還與甘君、燭生及諸幕客作別。甘君曰：「先生既來，何為又去？」毛子曰：「來與廊廟士同憂，去與山林人同樂。惟冀元等不出而圖，斯天下有無疆之福也。」五人者遙指終南，作西笑而去。旬日內，豫州行省，有詔書送至，甘君讀之：

楚王捷書，知爾元鼎功烈超邁。已付內麒麟館刊為成書，昭示萬矣。新營將士賞擢有加，樞曹呈進如故事。茲臣珏晉僕射，臣鼎晉大金吾，封開國男，嗣世勿替。樂世治授虎牙將軍，司馬季孫授儀賓，明化醇授小司成，周浮邱授主簿，死事慕焯贈前將軍，鄔鬱贈騎尉。今交勳不靖，暗結殘苗，珏鼎速率粵兵，及所練新卒，援黔營，為故閩國公貴等，一雪煩冤。犁黃苗之疆，焚小武之甲，是所快焉。若既蕩平，珏自還京，鼎還入粵，與區星經營交勳。官賞之懋，非所以賢臣也。年月日，豫行省奉詔。

甘君率諸幕官謝恩畢，致書於石僕射。自請先赴黔，分翻兵精煉者千人，屬裨將曹鎮渠灌兒隸節下。木蘭獼兒與周浮邱，並資輔佐，石僕射以書答謝。甘君至武陵，矩兒迎見，甘君大慰曰：「劉老師救汝乎？」矩兒曰：「婁萬赤潛歸，故冰自消而兒能出耳。針、砭之原形，則劉老師吐火焚之，而後得復也。」

二師知交勳有事，徵萬赤歸，亦先赴宜京道院，助滅火真人矣。瑪師自與求太僕張郡丞守新營也。甘君授計矩兒，先請瑪師將鏡登辰南最高處，名鑛山，伺賊來據，則敲鏡背敗之。汝夫婦俟劉老師調遣耳。矩兒先歸，知古謂劉老師去南交，以寶物授小夫人，擒小武矣。矩兒告以甘君計，知古先赴鑛山，後日甘君至，求張涕泗言解斯公臨危，念故人之意。甘君大慟，將為位以祭，小武使人罵戰。甘君調新兵百人，神策兵百人，以常越沙明領之，伏小武大寨左右，俟彼兵出，則直搗其營。小武所煉引伸通甲兵不及百人。自為一陣。甘君引數騎繞其陣後，小武分四路萑蠻逐之。甘君立馬吟杜江側以待，萑蠻來鬥，發十矢共斃十六人，槍刺十九人，鞭擊十四人皆死，萑蠻懼不敢進，但四面圍之。一人呼曰：「蔡王有令，放走甘鼎者，非鹿娘種。」眾人嚼之，皆應曰：「噤。」小武率生力萑蠻來追，聞大寨被漢兵攻擊，猛省曰：「甘鼎神奇用兵，吾所不及料。」急回救時，大寨已為常越沙明所襲，吟杜江邊之圍自解。甘君還帳，小武呼其眾登鑛山，先據地勢，萑蠻尚五千人。瀛老等四人辭欲去。小武唾罵曰：「汝四人非我則無主，我不藉四人為佐也。然棄主者罪不赦，各鞭一百放之。」山頭將立寨，時有鏡光如中天月輪，對寨中鳴不已。萑蠻之在前者。盡棄其械倒地臥。小武大驚，謂其眾曰：「瑪知古不死，宜受此厄也。」返走下山，石僕射前隊至。木蘭、獼兒喝曰：「蔡小武合誅久矣，將欲逃罪耶？」

小武命兩萑蠻出門，皆被戮。忽轉出六人，將盡戮之。轉出十八人，罪囚卒至，百人奮勇入，乃引伸至三百六十人，粵裨將曹鎮出戰，墜馬下，為萑蠻變所獲。渠灌兒故得萬赤亦，噴火燒其人，救鎮出。神策兵率領豫州新兵，及滇粵將卒。合力進剿。萑蠻由地走者，木蘭縛之，無一得脫。季孫告甘君，豎受降免死旗，來歸者三千餘人，死千餘人，獲小武奔走者，不及百人耳。木蘭獼兒感之近深澗，小武投入，澗上作風雨聲，似有靈物呵護者。獼兒歸告甘君，璜兒呈劉老師所授寶物，啟其匣，乃刻白玉為小漁師像，背書古篆豫且名字。獼兒曰：「是矣。」

矩兒夫婦，自隨獼兒行至澗邊，獼兒開匣出寶物投之。小武面縛浮出，自背至尻，皆負龜甲，寶物自飛去。矩兒夫婦牽小武至大營，石僕射與甘君受俘，僕謝曰：「人也而龜，物也而冠，此不如其父蚺吼之鹿，可獻上林矣。」周浮邱曰：「似宜割烹之，以祭斛斯賀蘭兩公。張許兩都督，及後先死事將弁。」僕射從之。函首送京師，黃苗平。石僕射以兵屬甘君，自還京師。黔撫軍區星以書來賀，兼致調任粵中，奉命會議南交諸機務。甘君答之：「撤滇兵歸，毋使徒勞無功，且海道較不便，命木蘭獼兒偕常越沙明，潛入宜京道院，詣滅火真人李長腳。早晚陳進取策。」柳皆木隨甘君至廣州，向人必誇其奪門幟事。有薄之者，或謂曰：「設使蝥弧之考叔方登，而堂阜之夷吾未脫，郡丞將何以解免耶？」眾皆笑，木參議進謁，即平鄺天龍時之廣州木守也。拜而賀曰：「大金吾石灣之烈，漁人冕子，往往能言。今外藩不恭，敢為暴亂。惟誅其君長，而撫其民人，軼漢代之置官，法周家之通道。伏波有二，定遠無雙。慰至尊之憂，安重譯之化。數天所屬耳目，此地尤藉風云者也。」

甘君遜謝。傳區撫軍至，甘君迎出，攜手道悃款。區撫軍曰：「公亦知交勳近事乎？虺具之死，其弟虺形實篡之，傾國之兵，俱下戰艦，數使其大將軍駙馬，擾我江坪地，有四鎮臣稱兵討罪，虺形大懼，召其丞相婁萬赤還，四鎮臣俱死萬赤亦，僕意由陸路出南平關，公率舟師援江坪，使彼首尾不能顧，此鍾、鄧所以入蜀也。」甘君善其策，自是隨甘君者，司馬儀賓季孫，明小司成化醇，瑪知古杜承隲，矩兒夫婦，及慶喜等四女也。隨區撫軍者，柳皆木曹鎮渠灌兒，周主簿浮邱，桑長史也。求太僕丞旃，張郡丞弓脰，與樂王般，自留廣州。甘君調利達靈青氣兩都督從徵，皆忻然來集，利達為第一進，靈青氣為第二進，各將舟師五百人至江坪。

交勳大將軍駙馬，各以千人迎擊，皆敗之。矩兒夫婦後至，共乘行地錦飛去宜京，見劉老師端坐城樓，謂矩兒曰：「昨針砭二徒，隱形探交王宮中，為婁萬赤所覺，復以九九金木遁擒二徒，鄺仲離方與樂世治，造三三水土解，破其遁形，救二徒出，已化凡質。吾寄之新息侯故宮，傳地仙乞食訣，永為散漢，亦其劫時也。汝夫婦歸嵩、少，從父母還天門，刀兵解脫，名利消除，超出於酒星奎宿矣。區星若引兵突入此城，大功可逸獲，惜將卒僚佐，不免死亡。大弟子可勝萬赤，待無術人誅之。吾為老師銷兵之事，已著成勞，俟大弟子甲子月日，通天絕地之時，即攜返中山耳。寄語大金吾，急流勇退，為期不遠矣。不復相觀，無悲悵也。」言畢，失其所在。

矩兒夫婦，還告甘君，亦辭去入嵩、少，依員君老夫婦焉。甘君以書達區撫軍，陳兵行危險，神人來告狀。區已出關，見古嶂接天，土人云：「過此即交勳外郡，茲山第一險阻也。」周浮邱曰：「我師患水不患山耳，急宜登山。」區從之，下嶺見兩營，彼中大帥所鎮守，各受萬赤符萑著，我兵建旗鼓而進。交人來御，皆木鎮渠幾名斬一人，士卒俱努力，其守關兩帥惶懼焚所受符萑溪水湧至。漂沒死者十之三，皆木鎮渠兒及浮邱，悉浮沉無覓處。惟區撫軍桑長史，由水中泥濘行，得無損，水過仍露一山，軍行如蟻，非復人徑，一天將飛而下，乃獼兒也。急出鐵爪二，擒兩交帥斬之。守關卒來追者，盡潰散去。區致問曰：「前將軍知賊中何妖符耶？」獼兒曰：「符煉火怪之液，能戕年命屬火之人，悲哉！柳郡丞曹渠之戰功，周主簿之星學，俱隨化以盡也。」

世治方與鄺真妃，救出針、砭二師，歸侍本師李真人，師言撫軍遭厄，當速援之。然絕雲而奔，已無及於將士之波靡，其將喚奈何哉。因導前行曰：「兵貴神速，已日夜可入宜京，萬赤聞甘君由水道登岸，必領妖兵迎鬥，未暇返顧，虺形可擒也。」區令銜枚疾行，夜將半矣，聞甕城中歌曰：

休遲兩人九首，亡於一人三口。六合同炊一釜，無腸玉蟹藏金狗。

獼兒飛上城，斬其重關，納大師入。甕城寂無人，蓋神讖也。五鼓，大師突入交王宮，虺形宿醒未醒，或扶之出外庭。將召羽

林軍解圍，已為漢兵所執。區撫軍坐殿中，囚馘形而招降其文武將佐，交民向闕下呼中朝大聖人萬歲。區以上命開府庫，出金帛犒賞如漢典，請樂將軍迎甘君登岸之師。獮兒至江邊，甘君已與木蘭、常越、沙明，列四營於江橋北，見婁萬赤與其師李長腳，鬥法於江橋南，大呼曰：「吾師何不命弟子力擒此賊。」李以手作勢，獮兒自入甘君後營。李長腳變金井給萬赤，即墜入。忽有鐵樹挺出，井闌撐欲破。獮兒引慶喜至，出白羅巾擲樹巔，杳然有聲，鐵樹不復見。李長腳復其形，覓萬赤，臥橋畔沙石間。遂袖出白壺子一器，向萬赤頂骨咒曰：

作妄須臾間，生災千萬劫。收汝坎與離，歸吾丁與甲。亟閉汝頂門，不穿汝肩胛。留汝鱗介遁，永言消黑業。

咒畢，舉手震一雷，萬赤精氣已鑠，躍入江中，將隨波出海。木蘭呼鱗介士百人追之，飄浮所在，必見吆喝。乃變為割口，乘海蟹空腹入之，以為藏身之固矣。交址人善撈蟹者，得是物如箕大，喜剖蟹，將取其腹腴，一蟲隨手出，倏墮地化為人形。俄頃長大，固儼然盲僧焉。詢之不復語，有屠者攜刀來視，咄咄曰：「蟹腹自有仙人，一名和尚，要是謔語，斷無別腸，容此妖物，不誅戮之，吾南交禍未已也。」揮刀斲其首，時甘君已入城，與區撫軍議班師矣。常越所部卒，持盲僧首以獻，轉告兩元戎，桑長史進曰：「斯必萬赤頭也。記天人第二圖，為大蟹浮海中，篆雲橫行自斃。某當時疑萬赤先亡，乃今始驗。」適李長腳入辭，視其頭笑曰：「此賊以水火陰陽，為害中國，不死於黃鉞，而死於屠刀。固犬豕之流耳。仙骨何有哉，今者甲子月日，劉老師待我中海，不得復戀塵世，尋滅火因緣也。」

兩元戎挽留之不可，與獮兒小語，拂袖去之。瑪知古進曰：「昔吾攜鏡從大西洋來，將使鏡大明而兵戈息也。顧烽煙迄今始靜，豈非天下無事，庸人自擾乎。李真人歸其真，知古竊自知矣。洋船故人，近亦招吾返國，敢或逗留乎？」亦辭去。大師悉從海道還，行至中途，汕妮忽墮水。木蘭曰：「彼亦得所，非水葬也。」採兒魔姪俱號泣，木蘭曰：「兩弟子猶不悟耶？」起立船尾，遙告甘君曰：「仲離不合進廣州，請從此逝矣。」甘君知不可挽，揖而謝之。木蘭呼兩弟子出送，先推墮之，尋蹈海去。明化醇在別艦，望而大慟。獮兒曰：「居濁世畢此生，結成是果不易，小司成將健羨之不暇，何以哭為？」還入廣州，械送馘形於京師，並婁萬赤首級。區撫軍奏善後事宜，請立交勸行省，建節鉞鎮撫二人。郡縣名仍其舊，以蜀滇閩粵士人為之。甘君皆不列名，殆將隱也。交勸蕩平，朝廷論功，將士悉蒙上賞。

靛青氣還循州，常越沙明從之返，仍捕魚，利達還南澳。桑附其舟返閩中，求旃以病乞放，張弓脰復歸京師，位至卿尹，與石珏同曹。果如斛斯期望，樂般自與司馬季孫明化醇還蜀，結茅窮性道書。獮兒送其父出門，忽失所在，人或見其來白雲山云。杜承隲已授京秩，至是請曰：「某與慕煒，同游而不同死，幽冥負之。今將入羅浮，冀得師承，講求天人之學，是所願耳。」慶喜謂曰：「聞道易，返本難。」兒未速化，不能於君無情。請為羅浮先導可乎？」

兩人並辭去，前後數武而不可及，其神人乎？甘君留一疏，乞區撫軍代陳之，以白板船載黑驪，雲將度庾嶺，區撫軍送之花田，而大金吾自此遠矣。

豈有春秋皮裡著，非無青白眼前爭。

奇文反正斯為乏，至道能疑不是明。

子翻來忘喜怒，菌人濫逝失枯榮。

爛柯山上仙人臥，那得閒棋鬥死生。

醅圓氏註曰：

少目為省，目少為眇，治天下者相臣也。相之文，以目近木，孕火之光，宣水之用，斯省身之道。孚乎九重，洽乎四海，是之謂少目醫也。

史無過於左邱，後人宗仰，所謂盲鬼目也。惟少目之醫國手，是非不悖於聖人，翊我皇刑賞，為大公至正之規模，而盲左之心事，不沒於千秋萬世矣。

故曰少目醫，能開盲鬼目，一部奇書結穴。史氏自明其發源於盲左，而願天下相，天下醫之參觀而深省之也。嗚呼，觀止矣！